

八二三砲戰二三事

胡元傑退役少將

「臥倒！」

我轉頭向跟在身後的傳令低呼。

我倆隨即臥倒，然後滾向一邊高粱田約摸30公分高的田埂邊。砲彈從頭頂正上方呼嘯掠過，聲音由遠而近，由低沉轉為尖銳，或許是砲彈高速飛行與空氣摩擦產生的靜電使然，頓時全身毛髮直豎，空氣中瀰漫一股類似電焊時產生的特殊氣味。隨後又有多發落在不遠處，我們俯臥在田埂邊，等到落彈聲逐漸遠去兩人才繼續走回到連上。

當時我在第26師103營砲2連擔任副連長，連長半年一次回臺休假由我代理。已經不記得究竟為了何事到位於陽宅的營部開會，根據平常累積的經驗，這一天老共的落彈區應該以金中及金西為主，不想卻改變了常態，位於金東區的東蕭村附近成了砲擊區。

這是民國63年秋接受砲火洗禮的親身經歷，也是唯一與敵火最為接近的一次。

民國65年，時任292師1167營砲2連連長，某日入夜後全連拉到天摩山附近一片木麻黃樹林後方占領陣地，準備向對岸實施砲宣彈射擊。連依規定的時間、彈數對預劃目標逐一順利完成射擊任務，正準備小事休息後撤收陣地之際，突然對岸砲擊，落彈區就在陣地不遠。我想是否射擊時砲口火光暴露陣地，老共準頭雖然不佳，誰知道下一群砲彈落在哪？於是立即下令撤收轉移至預備陣地，這是全連撤收最快的一次。

這就是當時所謂「單打雙不打」，每逢單日雙方就會以砲宣彈互擊，可說是「八二三砲戰」的餘緒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民國68年中共與美國建交方告結束。

除了少數新兵初抵金門頭幾天可能有些害怕，弟兄們對砲擊根本習以為常。我們不怕砲彈，但被砲彈裡夾著宣傳單的兩片瓦狀鋼片擊中傷亡的情事，則時有耳聞。有一回連中山室兼飯廳屋頂被打了一個大洞，大夥要割茅草曬乾補洞，額外的差勤讓他們幹譙不已。

砲戰簡述

民國47年8月23日下午6時30分，老共突然發動大規模砲擊，至10月5日最高潮的44

天，中共砲兵向我金門射擊的總彈數高達47萬餘發，至48年元月7日止，據統計中共砲兵共發射62萬餘發砲彈。

筆者同期同學吉民森尊翁吉星文將軍當時擔任金防部副司令官，就是在砲戰首日於太武山翠谷水上餐廳準備用餐時，突遭密擊落彈襲擊，為破片穿腹引發腹膜炎而壯烈犧牲。

迄9月中旬，美軍自琉球陸戰隊抽調6門口徑203公厘(8吋)M55自走砲支援(借用)國軍，由砲兵607營接收。9月18日和21日，「轟雷計畫」啟動，分兩梯次在砲火連天的料羅灣搶灘登陸成功。9月26日，第一批3門M55完成戰備投入戰鬥，即摧毀圍頭地區G203號目標(敵砲陣地)及其他40餘處目標，確實威力驚人。¹9月29日第二批3輛M55投入戰鬥，主要攻擊大嶝及蓮河的砲兵陣地。9月27日第三梯次6門M2牽引式8吋榴彈砲搶灘成功，於是當時金門共有12門8吋長程重砲，射程遠超過敵152、122等火砲，自此反砲戰火力更形堅強，也更具彈性，國軍頓時氣勢如虹，可以說是整個八二三砲戰的轉捩點。這段光榮戰史，恐怕現今砲兵607營官兵知道的已經不多。

10月6日，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「告臺灣同胞書」，10月25日，中共又發表「再告臺灣同胞書」，宣布至次日起，將實施「單打雙不打」的政策，算是為八二三臺海戰役畫下了一個階段性句點。

海、空激戰

海軍方面最著名的是「九二海戰」。沱江艦於9月2日0時40分，單艦迎擊數波中共快艇圍攻，全艦中彈累累，人員傷亡慘重，仍擊沉共軍P-4魚雷快艇及50噸級砲艇多艘。後因水線以下破洞，傷亡及戰損嚴重，由友艦拖帶返回澎湖馬公後光榮除役。海軍在左營軍區立有紀念碑，目前海軍新型雙船體飛彈快艇命名為「沱江級」，亦有傳承此次海戰勝利的意涵。

空軍同樣戰果輝煌，多次空戰中筆者印象較深刻的是9月24日的「溫州空戰」，原因是筆者有幸與是役擊落米格17的夏繼藻將軍短暫共事，夏將軍是空軍官校36期畢業。此戰為我空軍，也是全球首度使用「響尾蛇」空對空飛彈，即締造9比0佳績。據夏將軍口述，混戰中咬住1架米格17，敵機企圖超低空竄逃，在極低高度以機槍將其擊落。追擊時，無線電吵雜混亂，腎上腺素激升，完全聽不見長機歸隊掩護的呼叫，落地後先被長官臭罵一頓。當天因纏鬥過久最後1架返航，美軍航空隊從新竹基地起飛2架掩護機為其斷後，由於油量過低，無法返降新竹，只能改落降桃園基地，在跑道上滑行中就油盡熄火。

1 作者按一般多誤傳目標為廈門車站。

我好奇問為何不用響尾蛇，他回答當時剛畢業不久，中尉飛行官哪有資格掛飛彈。有次聽到夏將軍操流利廣東話與友人通電話，方知夏將軍祖籍山東，6歲隨母移居香港，與當時在香港任警察的父親團圓，一直讀到高中後，隻身來臺報考空軍官校，他說講廣東話的歲月遠比山東話長。如此奇人軼事於101年7月2日，在新竹因心臟病突發而將星殞落。

臺籍戰士

當時近10萬餘駐軍中，臺籍戰士就有近4萬人，敵人的砲彈是不會區分省籍的，傷亡也自是無分彼此，曾經擔任臺北縣中和市市長的呂芳煙先生，當時在金門服憲兵役，筆者於民國97年參加中和四號公園舉行的紀念大會前，隨長官拜會呂前市長，當他述及與同袍實施車巡遭遇砲擊，目睹同袍被炸飛的一幕時仍唏噓不已。在他與其他臺籍同袍奔走下成立的「八二三協會」，為當年臺籍所謂「充員兵」爭取到榮民身分及待遇，政府則在各地建立「八二三勝利紀念碑」，如今包含呂市長在內，加上一些在榮家就養的八二三臺籍戰友也年逾八十，當年駐守烈嶼的第9師師長郝柏村將軍，今年恰好滿百歲，親身見證這段歷史的人都在凋零中。

結語

八二三雖稱為「砲戰」，實則三軍都參與激戰，稱之為「戰役」並不為過。學界多稱之為「第二次臺海危機」，²因為當時局勢牽動著美、中、臺三邊，甚至國際間錯綜複雜的博弈關係，在歷史上有其重要定位。

此役讓臺海獲得某種程度的平靜，而中華民國國祚延續，臺灣免於受赤色統治，使復興基地得以發展經濟，政治上邁向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大道，是臺灣能平安走到現在的重要一役，將其定位為「勝利」，絕對名實相符。

今年適逢八二三砲戰60周年，經過一甲子的沉澱，應該重拾當年為鞏固復興基地團結一致，無分彼此奮勇抗敵的決心意志，為中華民國的存亡絕續，理性地做出更深沉的思考與反省。

2 第一次臺海危機：1955年1月18日，中共華東軍區首度以陸、海、空三軍聯合作戰型態奪占一江山、大陳列島。一江山指揮官王生明陣亡，居民集中大陳島，在第7艦隊掩護下撤至臺灣安置。第三次臺海危機：1995年5月22日，美國總統柯林頓政府允許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於當年6月赴美進行「非官方的、私人的訪問」，同時參加康奈爾大學的畢業典禮發表演說，打破了將近17年從未有臺灣最高層領導訪美的慣例。中共認為美國助長臺獨勢力，於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，進行了兩次大規模飛彈實彈發射演習，並推遲第二輪「辜汪會談」。